

毕业七十年了

○许渊冲（1943 外文）



许渊冲学
长近影

毕业七十年了。回忆八年大学生活，其中一年在美国志愿空军担任英文翻译，两年在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，还有半年兼任半时助教。这八年的学习生活，使我得益匪浅。

我想谈谈四位老师。一位是吴宓先生，他是我后来文学翻译工作的引路人。他说翻译有真境与实境的不同。我的理解就是名与实的矛盾，或形式与内容的矛盾，就是老子说的：“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”说的是名并不等于实，形式并不等于内容，所以翻译不能只翻文字形式，而要传达原文内容。这话看起来简单，实际上却是今天中国翻译界还在争论的问题。第二位老师是钱钟书先生。他给我影响很大的一句话是：“艺之至者，从心所欲，而不逾矩。”这是孔子在《论语》第二章中说的话，不过孔子说的是做人的道理，而钱先生却应用到艺术上来了。我又更进一步，应用到文学翻译上来，认为“从心所欲”就是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，

“不逾矩”就是不违反客观规律。这点非常重要，因为今天世界上中西翻译理论的不同，正是因为西方把文学翻译理论看成客观规律，所以提出对等的翻译理论，因为西方语文之间可以对等的表达方式多达 90%，而中西语文大不相同，据电子计算机统计，只有 45% 有对等的表达方式。那不对等的语文怎么办呢？西方语言学家说过：翻译是两种语文的统一。关于统一，毛泽东在讲“联合政府”时谈到：统一就是提高，国共如要统一，要看哪党的水平更高，国民党水平更高的地方，可以向国民党看齐，如果是共产党的水平更高，那就应该向共产党看齐。所以说统一就是提高。这个政治理论应用到文学翻译理论上来，可以说翻译有对等表达方式时可以对等，在没有对等方式时，总有一方的表达方式优于另一方，那译文就应该采取优化的译法，这就需要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了。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理论高于西方的译论，因为西方译论只能解决西方语文之间，而不能解决中西语文之间的互译问题，中国译论却两方面的问题都能解决，西方译论只能解决“不逾矩”，也就是必然王国的问题，而中国译论却能解决“从心所欲”，也就是自由王国的问题，因此中国译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理论，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先声。

中国文化历史悠久，如何使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走向世界，这又有一个研究的

□ 值年园地



1941年西南联大外文系三年级的许渊冲

问题。在这方面，闻一多先生给了我重要的启示。如《诗经·国风·周南》中有一篇《汝坟》。写一个妻子在砍树枝，等待在远方的丈夫回家，但是不见丈夫踪影，内心的思念就像身体的饥渴一样，好不容易等到丈夫回来了，方才放下心来。但是最后一段却似乎前言不对后语，如有的语体译文说：鲂鱼红尾多疲劳，官家暴政像火烧。虽然暴政像火烧，爹娘还在莫忘掉。这个结尾和前面有什么关系呢？看不出来。经过闻先生研究后，才知道王国维说的：诗词中一切景语都是情语，诗人写的是红尾巴的鲂鱼，实际是说丈夫看见妻子，眼睛里冒出情欲的火光，就像红尾巴的鲂鱼一样，就像看见王宫起了火一样，但是情急有什么用？父母还在身边没睡呢！夫妻怎能先就寝呢？这样一讲，方才令人恍然大悟，方才明白古代文化之高，早在2500年前，我们已经有如此高深的象征诗了，这不应该向全世界宣扬么？可恨翻译界一些不学无识之徒，还口口声声说中国翻译理论、翻译文化，至少落后西方二十年呢！我却要说，中国文化要比英美先进一两千年，所以现在提出建设文化强国，非常重要。可以长自己志气，灭他人威风。

除了学习、翻译、研究之外，在做人的方面，在思想方面，给了我很大影响的是冯友兰先生。冯先生总结了儒家的政治思想就是礼乐之治。礼模仿自然界外在的秩序，乐模仿自然界内在的和谐。人和自然打成一片，就是天人合一。礼的目的是善，乐的目的是美，礼乐要达到的目的就是尽善尽美。在我看来，礼就要人不违反规律，乐却要人发挥主观能动性，所以礼乐也是要使能从心所欲，而不逾矩。这可能是我在大学中所学到的一条重要规律，并且身体力行多年，觉得发挥主观能动性有所得，那就是一种乐趣，如果自得其乐，还能使人乐之，那自然再好没有。如果不能得到别人同好，甚至还要受到批评，那就需要研究。

我毕业后前三十年只出版了四本书，两本中英互译，两本中法互译，得到的批评多于赞扬。后三十年却出版了一百多本，可能赞扬多于批评，而且不同代人的好评多于同代人，国外的同代人多于国内，下面就来举例说明。

法国象征派诗人瓦雷里写过一首《风灵》，把灵感比作来无影、去无踪的一阵香风，比作美人更衣一刹那裸露出来的胸脯，真是妙喻。王佐良在《中国翻译》中赞美的译文是：无影也无踪，换内衣露胸，两件一刹那。

他说译文“清新贴切”，我却认为译文第一行是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，第二行也是贴切的，只有第三行不好理解，译了形式而没有译内容，只清新而不贴切，后两行可以改成：更衣一刹那，隐约见酥胸。

这才可以说全诗都是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。不但是译了形式没译内容需要改译，即使内容和形式都翻译了，也还是可以发

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的。如雪莱的《西风颂》最后两行，王佐良的译文是：啊，西风，如果冬天已到，难道春天还用久等？

王译可以算是内容和形式都不逾矩，但是比比丰华瞻的译文：请把我的醒世预言，传播到地角天涯。西风啊，冬天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

可以看出：丰译既不逾矩，而且发挥了主观能动性，可以增加译文的感染力。

第一次争论出现在王佐良和我之间，第二次是赵瑞蕙和我关于《红与黑》的论战。《红与黑》的第一句有两种译文：

1. 维里埃算得弗朗什 - 孔泰最漂亮的小城之一。

2. 玻璃市可以算是方斯 - 孔泰地区山青水秀、小巧玲珑的一座城镇。

赵瑞蕙认为第二种译文发挥过当，他说：“山清水秀、小巧玲珑这两对四字成语，我看就是不可取的，原文没这个意思。”原文有没有这个意思呢？漂亮的小城使读者看到的只是城市的建筑，并不包括山水在内，而原文接着就描写了蜿蜒的杜河和巍峨的韦拉山，可见第一种译文只译了原文的形式，第二种才译了原文的内容。赵瑞蕙接着说：“第二章市长说：‘我喜欢树荫，’为什么许先生会译成‘大树底下好乘凉呢？’”原文中市长说话带着高傲的口气，并且常把自己比作大树。如果只译成“我喜欢树荫”，那怎么能算高傲的口气呢？所以赵译又是只译形式，没译内容，只求不逾矩的译文，而许译却是发挥了主观能动性而没有违反原意的译文。赵瑞蕙最后说：最后那一句原文就是“她死了”，许先生译作“魂归离恨天”，《红楼梦》里的词句都用上去了。作家协会的冯亦代

更说许是偷《红楼梦》。原文最后一句说市长夫人含恨而死，译成“死了”或“去世”会使人误以为是正常死亡。而表示含恨而死有什么比“魂归离恨天”更能遗音绕梁、不绝于耳的么？至于说偷《红楼梦》，“离恨天”在《西厢记》中就出现过，难道《红楼梦》是偷《西厢记》？作家协会这种反对“从心所欲不逾矩”的作风，是中国文化不能走向世界的主要原因。下面就来提出反证。

1990年后，广西师范大学贺祥麟教授（联大1945年毕业，王佐良是清华1939，赵瑞蕙是南开借读生1941）约请我去桂林讲学，同时请了美国休斯顿大学诗学教授莱特（Wright），还开了座谈会。我在会上谈到中国学派译论，并举《诗经》中的千古丽句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；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”为例，说“雨雪霏霏”都没有对等词，一般译成杨柳飘扬，雪下得大。外国人不怎么是千古丽句。我用“从心所欲不逾矩”的理论翻译如下：

When I left here , willows shed tear . I come back now , Snow bends the bough .

Long , long the way , Hard , hard the day . My grief o'erflows , Who knows , who knows ?

我说战士离家去打仗时，杨柳依依不舍，流了眼泪；回家时给战争压弯了腰，杨柳也给雪压弯了树枝。莱特教授说是情景交融，理解深入，表达方式有吸引力（fascinating insight）。两个美国女大学生说是她们听过的最好的讲话。摄影时偎在我身边，面露笑容。今年要出版我27卷文集，这张照片收集在内，也可说明中国文化应该如何走向世界吧。